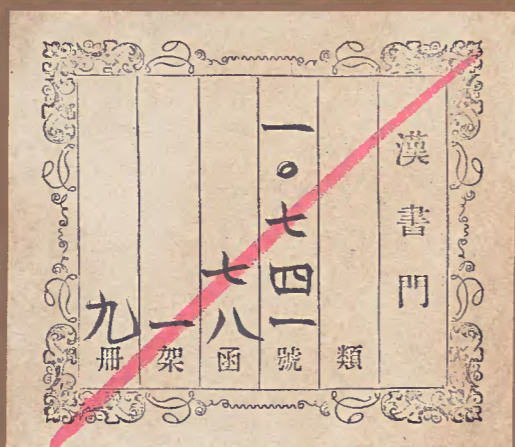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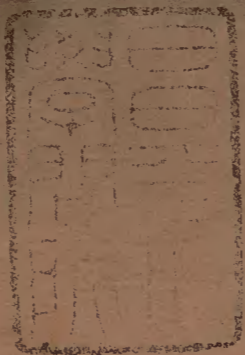


梅月堂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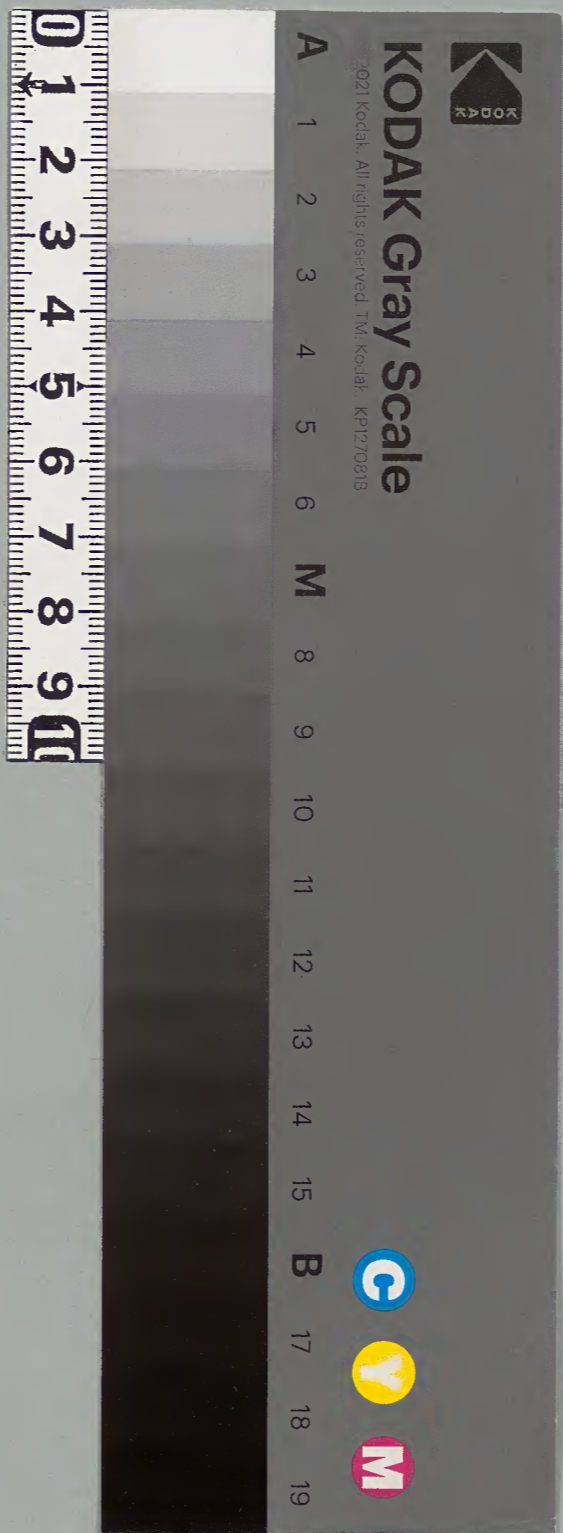
文藁

六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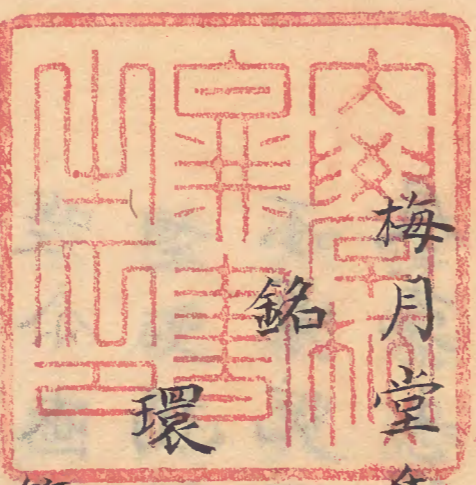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741
冊數	9 (3)	
函號	318	171

共九
別集四冊
韓書



梅月堂集卷之六

梅月堂集卷之六



環堵銘



文藁

淺草文庫

築一室如窰後以堵前以壁因壁為牕
 明蔽可愛外雖質野內則端豁僅容一
 身列圖書筆硯於傍名曰知命環堵因
 為銘以帖堵壁
 內鈍外黠小人為質外括內豁君子之吉聞而
 日章的而自亡衣錦尚聚惡衣表揚無咎無譽
 者為括囊翰音登于天何可長列我圖書溫古

梅月堂集卷之六

勿忘勵我忘氣浩浩堅剛所以君知柔知剛知
微知彰為萬夫之望也哉矣夫

几銘

我憑我據我恃我依匪仁焉止匪德焉歸顧我
小几以為弦韋賢聖是希精義入神不同清虛
惠子據梧之葆真不問寵嬖唐帝憑膚於佞臣
嗟余木訥庶幾遠害戒雖微叢而式弘大

榻銘

不華晚以飾大夫之簀不班爛而文小戎之茵
展我土床溫如陽春穿膝累脚危坐侍晨窮理

蜜察思晞古人不偏不倚省躬惟寅從居閭室
如對大賓不愧屋漏如在祭神主一無適惺惺
堅硬泥團土塑廣博平正惟君子賴余以居敬

圖書銘

我圖我書惟我之友累袞籤卷置諸座右頌讀
思想欽慕稽訓誨難問恍如授受不啻親炙
若自其口千世之遠如示墻牖萬里之遙如在
掌手溫古知新精研確守小經之文攷而莫詠
性理之書窮推析剖是謂君子愛圖書之真趣

筆硯銘

警尔毛穎戒尔弘農銘利可賞圭角勿用方正
似恭汚面勿從可宄壽夭可參動靜以之規則
周舍觀省風雲月露勿肆汝身經義紀實汝速
宣親筆之傳之以貽後人喜汝可廁文翰之賓
置之座側助我精神筆乎硯乎我以尔珍以之
敬之韞匱碎塵

南銘

懋乃德勤乃力昏以繼夙晨以繼夕溫古博學
莅事精確富貴勿汲汲貧賤勿戚戚志伊尹之
志學顏淵之學雖蓬榻甕樞不弛廟堂之憂國

籜冠鷄衣不忘蔽冕以言責窮達顯晦雖關天
錫忠信德義實在人力不自滿暇用三省於吾
身無即怡淫受五福於皇極異而顧誤粘諸南
壁

北銘

水一瓢食一簞切勿素餐受一飯使二力須知
義適無一朝之患而憂終身之憂有不病之癯
而樂不攻之樂敦尚士風廉恥經厭俗態詐匿
勿喜矜譽勿嗔毀辱怡然順理悠然有得無心
出岫之雲影不阿懸空之月色動靜語默忘形

骸義皇上世之淳朴容止軌則存想像唐虞三代之典則翼子觀省感於北壁

德量銘

五季時馮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時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優見取容著長樂表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稱夫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與已無待於外者也不得於心徒從事於形容外飾則惑

矣世之謂阿意取容以媚悅於上職位崇高又能以智辯強為寬大以取譽於人而謂之德量則失實矣豈可謂之德

量哉為之銘

松桂在巖何不欲凌寒而含翠芝蘭在林薄不欲傳香而擁鼻君子之德本諸身施庶事不欲躬行而躬自治不欲和義而事自誼所守者至約所處者至簡如或依違拱默優見寬憫取容於世與本心之德分界限為識者報夫何足與於德量之撰哉

箴

窮居箴

嗟余形骸聽我言
話余性踈放余守偏介
既謝闡闡宜當蕭洒
易布以衣力耕以食
勿求分外少欲知足
勿諂踐履長處簡約
曲肱飲水盡以歡忻
不義富貴眇如浮雲
慕顏晞曾不墜斯文
國家之憂雖窮併憂
林泉之遊雖獨宜遊
傍花抱柳浴沂舞雩
賢聖高標勿忘斯須
矧此盤谷惟汝之寬
泉甘土肥動靜恒安
和以守默靖以盤桓
造物莫猜精神自完
飲食壽康志尚宜端

三萬六千保延跳丸乘化歸盡永訣蓋棺

養性箴

天之生我既授以命
兩儀五行各遂其正
復稟我理是之謂性
無愚無智無凡無聖
均賦此理浩浩其盛
惟聖性者萬善自足
中下不齊必養而復
養之之道惟在窮理
因其物理以窮其以
因其已知以極其止
止者何至率性而已
窮者曷極盡性云耳
率循是理極盡涵養
勿使七情跋扈肆放
隱微之際慎獨知嚮
吉凶之幾知來彰往
十分到處自然舒暢
庶幾一生以爾為仗

天生烝民立之司牧惟其克尚寵綏撫育鰥寡
孤獨疲癯殘疾無小無大咸仰字活惠我即湯
虐我即桀以一治衆非衆奉一少有怨咨辟尔
之辜天降之咎奪尔版圖與賢與仁尔為匹夫
一旦失勢雖悔追乎固名邦本本固尔安尔之
食也民之穀也尔之服也民之帛也宮室車馬
民之力也什一而貢貢為師師我以仁非師師
烈烈如何慢天故為放佚敬民敬天畏民畏命
為人上者恒存畏敬天命不僭永保尔正

記

禿山院記

關東皆山也濱溟渤地勢崎嶇道路艱闕禿山
院在五臺山之南省塢坪之界西控珍富蓬藿
連天東接大關松檜翳日祁寒冰雪之凌競暑
雨泥沙之潭滑行者苦焉五臺住僧道安生於
心盡出所儲長物營房楹前後區及廐溷十
四間與夫床突葦席無不畢具一鄉人咸稱其
善功始于癸卯訖甲辰翌年春贅世翁過茲院
嘉以為記

誥

帝誥

帝曰欽哉賚爾富貴授爾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將相之位加以命服十二九七八珍方文之味惟其克艱夙夜寅畏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非爾盤游逸豫之場乃尔乾乾惕惕固或遑處之法宮以之之身之家之國之天下庶無内愧於胷中予佑之吉無不利萬福攸同爾念哉省乃躬允厥中予其公觀厥功慎哉

篇

天地篇

天地之道恒以靜天地之心和以柔天地之氣健而廓恒故變靜故動和故順柔故復健故不息廓故有容可見天地之量聖人以代天地育萬物萬物生於靜養於和涵於健氣聚氣散造化施奪故天地無言而行聖人不令而信

右一

五行也四時也道之寓於形也運行也衰旺也代謝也消長也極之體於氣也極則窮窮則變變則通通而妙真實無妄之謂誠誠無息也動

以無妄為誠動以私為偽偽不能通滯於偏不能與天地同流

右二

至常者道也至變者亦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易者變也載道者易也發揮者占也前乎千百世之上後乎千百世之下九垓之內萬象之殊不出戶而知興廢吉凶以其易之理備乎道而道之體備於我也

右三

至治者非有為於願治以其順也無為非無所

攸為存乎誠而不息也故安行者聖也利行者次也強作者又次也欲治而不躬行則民畔畔而加之筮危之道也

右四

古之聖人成天下之亶亶今其曰何不如太古非也禮備樂具無可加焉謂古制不合時宜亦非也若夫因循沿革風土習尚不通變無以考古合今如其百王不易之大法律今格例則謹且嚴不可改而有為也

右五

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存諸中者敬揖讓周旋其度也暢於外者和擊拊奏唱其節也故聖人不施而禮備無聲而樂具以其物不在於外而在於我也

右六

上貴不伐上伐則下伐下伐則蔑上故篡弑之兆不在於下萌於上故治世之主虛受人亂世之主驕受侮

右七

治世之政簡而重亂世之政煩而輕治世之令

寬而嚴亂世之令數而棘治世之刑矜而墨亂世之刑慘而錯政貴準刑無赦民恃而畏

右八

有形之危可防無形之危難厭役土木修宮室倉廩溢服用侈俗尚浮靡談議清高政令朝出而暮革上疑下僭不著危迹無形也其強臣擅政女謁內壅宦豎交締蒲臣跋扈雖眯目者可覩有一斷斷士排刀鋸委命以拯可以掾然幸也苟天運有變奚可及哉

右九

人主者性勇武不手所擊性文不親翰墨雖伎
藝才智過人不御不恃惟拱手無為躬行自牧
而已禦侮文章伎術則有司存

右十

樂也者適也不樂其樂其樂也無極樂其樂其
樂央央則哀隨焉哀隨焉則見其樂思其樂之
終而樂亦不樂矣是故君子貴和而適和而適
與天地萬物同其樂乘大輿登春臺不足論其
安夏之葛冬之裘不足語其便泛泛然汪汪焉
浮游於形象之表也

書

答秋江書

悅卿端肅謹答秋江先生奉審示書言辭凄婉
三復搜讀感人彌多自作粹美之氣質安能不
貳過若是其確乎然僕之讓之者非欲以勸也
異其合於中道也古有飲三鍾而止者有稍過
飲則自杖於親墓者不害為名賢而恐先生脾
睨人間笑看變態作醉鄉逸士以酒為腸今則
遽止終致石學士之患欲先生因循節飲而不
可則漸止也又恐似浮屠氏專絕酒醴備設戒

律失先王制禮之厚故欲其得乎中庸平常之
理而無至於駭人視聽也今先生引據禮經祭
禘之法醇醴之制夫何更詰嗚呼酒味不獨辛
冽有昔酒玄酒昔酒醴也玄酒水也詩有洵酌
春秋引之則用是亦可以交神明也冠婚饗賓
亦有設醴唯祭灌地須用秬鬯欲其芬芳條暢
合肫膾達於神明也後世俗漓於冠婚喪祭之
間徒設旨酒不聞有醴賓主迭醉卒使冠不合
儀昏無其別喪無哀戚祭不致敬禮之大經設
於醉鄉甚可笑也至於燕賓初筵秋秩及至巨

觥鯨吸則不聞絲竹之宮商不味藪之嘉精
跳踊叫號謔浪無度雖衣冠閥閱之家如此况
眦俗乎此大禹之所以䟽儀秋武王之所以誥
康叔也古之沉於酒者無慮數十人惟陶阮有
節行標致而元亮其優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
傷江左之衰亂相忘人世而已非徒沉湎無何
者也其餘酒徒何足與議僕亦商量酒過如是
豈可為先生強勸也若莽大夫酒箴似柳柳州
三戒徒能言而已出身既不正而處世亦蒼黃
大似浮屠氏酒戒如先生者所不取先生何敢

言於僕乎嗚呼先生既道為先則祭禘之為親則設醴君賜則嘗之人間豈有謾祖宗違君親者乎先王設酒亦不過如此也况復質神明告慈堂慈堂復喜者哉養志弄雛亦欲悅親况知非改過而取悅此先生所以誓終身大孝正慎勿如隨善果之時也予亦近日當時祭之旬粢盛不潔人事有違不能備陳但設蔬果酒數器以薦心腸痛悼不能自止僕之事亡尚爾况先生事存者乎古人云樹欲靜風不止子欲孝親不待此僕之所以覽古傷心而慶先生有親在

堂親奉甘旨者也古人云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願卒大孝重為先生勗之書之至此涕泗交頤箇中酒性熱通血脈厚腸胃久飲遽止恐生他疾惟松肪作醴可以代酒服雖稍苦且酒有毒此無毒安五臟勤備常服勿使親憂又當杜門莫妄接俗人頤養心神以保天年親賣去祭服已製否製則送价授送時當煩執遙望為親自愛珍重

又

月初三日盥沐焚香奉書先生座下適价者買
漢書奔忙造次未克傳達賈還叙事百罵何及
感嘆之情前書陳之詳矣鄒孟子與曰飲食之
人則人皆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乃
人生活之物猶且忘義理則可以鄙賤酒雖歡
洽解憂之物邈覽千古其所失者不小先生既
已杜飲醺醪僕以先生知己斷金臭蘭豈可復
浪飲乎追思山林趣寂問奇者頻頻覺煩擾僕
惟祭祀療病不可廢嚼其餘看花對月接賓賞
節欲以松茗代醺醪人或勸之者不過三鍾惟

先生諒之僕亦欲廢風雲月露之吟絕黃白吟
哢之文常顧言顧行以終餘生先生亦與我偕
之乎近寓奉先寺詩僧契仁來言當七月初則
寺池荷花盛開僕欲先生偕往今詩奴揮翰賞
還惟先生可否通示

昨日陪杖屨遊於泉石之上盤桓終日相送清
溪清興未盡而別之甚遽一何怏怏也自奉別
以來千茲數日無可與人淡話及溪山文酒之
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舌本強也然數朶青山

一片白雲作不請友為無言伴依舊相對此僕
所以十年知心者也未審城中亦有此友不若
其逢話鉉丹背後蒼黃如丹澹葦此定先生日
日相見者也僕於此不及嚶嚶筒中昨日見先
生止酒直欲囚酒星於天獄焚醉日於秦坑其
意美則美矣蓋夏殷之主以此而亡晉宋之士
以此而亂此萬世之所當監戒者也然抑有可
說焉且古人設酒本為祭先享賓養老治病祈
福交歡百福之會非酒不行豈使人沉酗喪德
亂儀敗身者也故光民造釀非但醱竦為正味

香烈者為醪為醇甘甜者為醕為醴有厚薄濃
淡之異焉又猶恐其或抵於亂也因為酒禮一
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之不得醉然猶以為
未足也又為之制有介者有僕者有司正者相
者贊者以左右威儀故詩曰既立之監或佐之
史此之謂也又猶恐其妄用也故書曰祀茲酒
又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詩曰我有旨酒
嘉賓式燕以傲饗賓客也儼爾籩豆飲酒之飲
兄弟既具和樂且湛燕兄弟也於粢洒掃陳饋
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燕朋友故舊也此飲

酒之節文也故於祭有餽於營室有落於賓有
饗於送往有祖在射有下飲之禮在鄉有鄉飲
之禮在家有短親獻壽之禮有祭有禘有獻有
醕極人之情盡人之事非欲使後世之人袒裼
叫號巢鬻以飲出入狗竇者也不此之省反以
酒為生禍直欲專止是猶炊飯而逸火欲一生
不設熟食也專酌已不可言專止大昧於禮失
中庸已甚非君子所行之道如或可止語不道
夫子惟酒無量不及亂又曰不為酒困何有於
我衛武亦嘗悔過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衛武

亦盡止乎只戒而已先生若去禮義遺君親遠
宗族獨處無人之境則可如居禮樂文物之斯
世讀孝悌先王之格言則未可遽以斯為終身
行也縱終不飲一爵且祭祀不復受胙乎燕饗
有獻無醕乎供親侍病不復先嘗乎若言節之
可也慎之可也終身專止僕所不取君意以為
何如况前日觀先生容貌減於昔時氣字應亦
減減之又減以致消瘦在堂慈母必生憂戚於
古人弄雛詐仆之意如何孝子之於親未嘗一
日忘孝慈親之於子未嘗一日忘慈酌酒而忤

旨已失於敬止酒而貽憂復失於後愛敬事親之道先生亦嘗之熟矣唯先生諒察願以此書陳于慈堂之前使先生之親知先生有直諒保愛之友而盡先生有順親信友之實也前諾神岑若干進人下惠伏惟順順自愛珍重不宣

上柳自漢書

僕性偏僻窮不乞貺不受受不脅肩膝行謝不奔熱不遺冰氏固知其為癖然習與性成不可革也唯遇知心一點頭一接語一餽寸阿堵喜不啻與百朋然僕遨遊海上已三年矣曾不邀

官人垂接亦不趨謁性昂直使然也但逢蚩髡庸眊呼馬牛皆應而自以為平生得意恣如也一見明府恭以下禮有長者風不以山冠野服為鄙與之語甚慤真相器尊光自牧者也以殺酒贖返復送粒饌遙望方祝而讚讚而謝謝而陳頌詩若干在別幅詩充紙盡頌雖蕪拙置之破箱以為後世子孫之所瞻仰積德也謹白

又

前日蒙辱記厚接恩昵不勝感謝僕天地間道遙蓬生知命人也令公方縻爵祿而不屑待士

此易之謙光自牧所以大得民心而古人所謂
位益高心益下而太山河海所以能益其深廣
也就中此疏伸意極美非備負旅進者所可取
意而實荒政之要策僕從命之日馬上立草欲
於中路書呈還山者忽忽冒雨入洞坐於茅齊
後探思精簡作草以上試詳覽取兄作文不欲
虛飾多言只以實語摘綴首尾一貫而句句字
字誠懇發越然後可以感格人心豈不見諸葛
亮出師表胡銓上高宗封事乎雖不得終伸其
志千載之下忠誠卓然見者知其諸葛胡氏精

神不死爽塏長存豈非作文之模範乎今之科
場之文看之則似美究之則無趣但以之而乎
也飾淺意其辭雖流於唇吻其意若曉露春霜
之無實此唐韓子所以變古宋朱子以魏伯陽
叅同契謂似先秦文而發揮之也前日上書恐
意好文無緊語故下議依違而莫之果斷也此
辭欲盡惇實令意以為何如詳擇

又

前日向令公戲淡調滑莫觸忤否僕本性癖好
煙霞嘲弄風雲向世人謂似我雖搢紳簪笏一

見忘情僕於京洛故舊文良剛中子固亦以故
舊相待雖新知可與言便握手團欒論文評詩
不敢以高下相軋而方圓其鑿枘挾澗其承蓋
此態猶存非有慢傲之情實也昔子方之見魏
儉是以下接上也庾亮之止諸佐是以上接下
也此皆風流標致志操非淺淺之者所擬論也
今世俗貿貿之有位勢則如蟻蠓之向太陽得
位勢則如蓬蔕之不能俯以佞進承迎為喜故
范質云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深矯是態也
僕曾樹魏瓠於無何有之鄉久矣今公肯取以

用之乎呵呵僕中情所無矯世如是欲相厚也
無牴牾也僕所願也願包荒也是所望也又僕
素不好佛老異端與髡者伴髡本物外人也山
水亦物外境也欲身遊物外與髡者伴而遊於
山水也若形髡態俗則莫之待也與僕遊者髡
二三人皆物外人也方欲與吾倘伴烟霞各樂
其樂聞令公招我出洞皆惘快失措不知何以
處之若覽南華僕還山行薦後復謁覓內外篇
以俟然若覽一篇正如唐羅知遠對玄宗所謂
陛下若學我術不能為天下主矣今公可還獻

簪纓於北闕乎呵呵又今隨我者於成甲金
孝男遠族人欲設祭物熟真聽其所陳狀語然
此人此陳非無情者飾其辭前日適為猾吏所
壅故不能得伸也惟鑒

又

前日落魄失禮令寬不噴聽隣李清哀乞感謝
感謝又專使金世俊招余益感益感明府豈不
見陳壽三國志曹操黃祖之待禰衡宋祁唐書
嚴武之待杜甫乎是皆貽災萬古僕投隱西峯
喜值令公謙恭自牧尊賢容衆但恨僕不及如

宋纖袁安為漢晉高士耳呵呵近夕屢晴霽蠟
履崎嶇身疲又病待瘳明明日進謁冀下榻許
座

又

僕性本疎宕以山明水麗自娛適遭知心愛人
好士蒼黃其影落此塵寰山林之趣已蕭索矣
然將與上公子弟遂丈夫志嗚呼已晚矣疎宕
之心依舊檢束酬知之意新締中情頗憤懣求
已數日觀其氣象趙公雖素無良友引導者似
昧文趣日就月將則不無一析其義如快馬見

鞭影便行溢堤挑側足可以漑畎畝上座則非
百倍其功不能成章拊循之不得則必扑楚之
加而後可以激之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若無
教之之嚴不可以成何有樹上自生底木杓僕
身頗不便未即螺羸之負將欲大警不識上公
其許可否如聽我告語敢不從命如牾於耳不
敢盡告

上柳襄陽陳情書

自漢

屢蒙厚渥曲待至感至感相國之記僕垂恩顧
接者蓋以菲才與虛名也僕之實狀敢陳無隱

非以自矜自損欲要譽於人也僕雖不自矜舉
國皆知其虛名僕雖不自損舉國皆知其癡拙
又何今日矜損於相國之前而後露也僕姓貫
江陵三韓時新羅王金闕智之裔元聖王弟周
元之孫三國本史載之詳矣母貫蔚珍仙槎張
氏相傳以為漢博望侯張騫之裔未詳其實遠
祖金淵金台鉉代為高麗侍中高麗本史詳載
矣至吾曾祖而止奉翊父承其蔭纔占仕端以
病故不克就仕僕乙卯年生京都洋宮之北生
孩八月自能知書隣有族祖崔致雲命名時習

作說以授我外祖外祖不先教方言只教以梁
千文口雖喔咿而意皆通焉故至長口吃猶不
能言以筆墨與之皆書其意故三歲能綴文言
五歲者言大達其文理時也丙辰春外祖教抄
句當時猶不能言外祖誨曰花笑檻前聲未聽
指屏畫花而啞啞又誨曰鳥啼林下淚難看指
屏畫鳥而啞啞外祖知其能通也故其歲抄句
百餘首唐賢宋賢詩抄畢讀至丁巳春乃能言
謂外祖曰何以作詩乎祖曰聯七字平仄對耦
押韻謂之詩僕曰若如此可聯七字矣祖呼首

字可也祖呼春字即應曰春雨新幕氣運開蓋
居舍是草廬望園中細雨杏花初拆也又曰桃
紅柳綠三春暮又曰珠貫青針松葉露如此作
句不少盡失其本故今忘矣從此讀正俗幼學
字說等童稚之書畢至小學誦其大意能綴文
至數千餘言己未歲讀中庸大學於隣修撰李
季甸門下與坡封之兄塢同學年五歲也隣司
藝趙須命字作說以授其始聞名于京師者此
二三諸鉅公比隣而為之首唱也虛名騰籍政
丞許稠到廬而訪僕即呼字曰余老矣老字作

句僕即應曰老木開花心不老許便擊節嘆訝
喑喑曰此所謂神童也始縉紳知名屢訪矣
英廟聞而召于代言司知申事朴以昌傳旨
問虛實能否知申事抱子膝上呼名曰汝能作
句乎僕便應曰來時襁褓金時習又指壁畫山
水圖曰女又可作僕即應曰小亭舟宅何人在
如此作文作詩不少即入 啓傳旨曰欲親引
見恐駭人聽宜還授家親韜晦教養至勤待年
長學業成就將大用賜物還家他雜三角山詩
諸無根浪語皆無賴者所傳妄也自此歲至于

十三歲詣近隣大司成金洋門下授語孟詩書
春秋又詣隣兼司成尹祥授易禮諸史至諸子
百家皆無傳授閱覽至十三歲慈母見皆鞠於
外公婆公婆以獨外甥愛而育猶子焉及丁母
憂率于農莊不遣京都守墳三年未及終制而
公婆又繼捐世矣鰥翁抱病不能治家事又得
繼母世事來薄獨於京舍與相國之葺仲善之
父安信池達河鄭有義張網鄭師周同學相交
猶兄弟焉自少不喜榮達而且以親戚隣里濫
譽為忍矣既而心事相違顛沛之際 英廟顯

廟相繼賓天 光廟之初故舊喬木盡為鬼簿
而復異教大興斯文凌夷僕之志已荒涼矣遂
伴髡者遊山水故人以我為喜釋然不欲以異
道顯世故 光廟傳旨屢召而皆不就處身益
以踈曠使人不齒故或以僕為癡或以僕為狂
呼牛呼馬皆便應今聖上登極用賢從諫冀欲
筮仕十餘年前復於六籍溫熟稍精而承我宗
祀僕其重矣故將仕祭先屢見身世相違如圓
鑿方枘舊知己盡新知未慣孰知余之素志故
復放浪形骸於山水間矣是皆實事惟公默志

不知我者以謂家貧落魄不能自伸故流離至
此乃至以為盡賣減獲窮貧而來輾轉耳可為
長喙是皆如三角山詩及厭襍漢筆等浮談也
且虛名為造物所忌一何至於此極也相國不
鄙僕待僕至優一如舊知飛崖四佳琴軒僕佯
顯放曠謁愈慢接愈恭至欲以勸筮仕 盛朝
念至深也恩至渥也僕亦欲與相國子弟擇靜
處讀書但今年於此洞種穀自麥至粟豆至斛
又地木膏饒垂穗穎粟以謂秋獲可數十斛齊
而就于近治為相國所庇可以贍來歲今還洞

見之則不數日間盡為山鼠所損靡有遺德行
立嗟吁矣若匱乏而寄食於人糊口於官脅肩
諾諾以求舖餽士之志願墜地矣傍人復以謂
窮而受嗟來之食矣古人云老當益壯窮且益
堅於僕當之矣僕之處身極為至難而不得居
於人世者有五不可焉世人見人裝束不以心
志也而無浣污裁縫者一不可也得若妻若妾
便作居計治生所絆不能於貧富自在二不可
也又安得如陶之翟氏梁之孟光乎三不可也
雖故舊見憐薦以一官秩微祿薄不能遽伸又

僕性戇直不能容於碌碌之輩四不可也僕之
居於深洞只愛山明水麗若耕耘之事非所介
懷且今歲損稼而出洞求治人便謂如前窮迫
故立身如此五不可也且士之身世矛盾退居
自樂蓋其素分耳安得受人蚩謗而強留人世
乎且前日令許婢子蓋見金媾夫者也余詞知
其不就僕也僕亦不欲屑屑與彼遽對故伴乘
興月下探景以觀所為果去矣閒翌日令教大
警感謝無已惶恐無地僕之今日嚮慕於相國
政所謂天馬逢伯樂而振鬣長鳴伯牙遇鍾期

而擡手盡彈實僕所當為凡諸質議綴文事敢
不盡情披膽出洞薦鶻三思未定噫仁者垂憐
賜以顧接之至重天何不佑適為稼穡之卒痒
將製長鏡用斲苓木庶欲萬樹凝霜修仲由之
緼袍千山積雪整王恭之鶴氈與其落魄而居
世孰若逍遙而送生真千載之下知余之素志
感德揮淚臨紙愴怛姑此拜聞伏惟裁鑑仲秋
二十六日辱記金悅卿拜白

梅月堂集文藁卷之六

梅月堂集卷之七

騷賦

擬離騷

承祖考之懿德兮稟天地之清明何性命之純
粹兮資氣稟之精英覽余之鍾秀兮獎之余
以嘉名衣芰荷之婍灼兮懷蘼蘭之芳馨寔余
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難拋紛貫佩以薜荔兮
又重之以蘭苞羗威儀之抑抑兮嗟人之心不
與余心同既託余以襲馨兮芳酷烈之戎戎又
詒余以藏珍兮操冰鑑之冲融何余心之所負

兮衆競誚而哄哄焉敷衽以跪激兮選勛華而
因控天蓋高而莫攀兮地蓋厚而莫踏竟日夜
而求懷兮哀吾生之齷齪抱幽靚而不攄兮竟
獨守此貞慤初心自負於伊傳兮不如擘而投
諸溝也雅操擬於逢于兮不如舍而置之幽也
何衣服之姱麗兮衆曖然而共讎彼堯舜之欽
明兮既遵路兮皇猷何縶紂之淫昏兮乃窘步
乎荒之陬退省躬以自悼兮進不入以離尤嗟
余懷之耿介反鉏鋸而牢愁欲遠遊而無所止
兮窮迢迤之山河東搏桑之無際兮西閬風之

嶽我南炎州之烜赫兮北冰凌之咆呵上九重
之沈寥兮下八柱之義摩路脩遠以復邈兮堯
不知吾所之邀華遊於蒼梧兮渺九疑之參差
晞姒功於龍門兮迥三及之崑崙重返顧乎郢
都兮杳塵埃之旋吹哀余靡所止疑兮不若限
之以大故依彭咸以為類兮寧江潭之終赴葬
魚腹隨渡以上下兮焉能改乎前度亂曰天地
無垠生有極兮人心反覆競難測兮懷瑾握瑜
卒罹碎兮服蘭佩菑終可惜兮天命不可度人
情難謂兮清白死直大人所貴兮吾告堵敖以

不長兮寧溘死而不諱曲雖終而語絕兮諒余情之難既

擬吊湘纍

後先生蓋千禩兮生溟渤之斯靈世相遠之綿杳兮地相隔之塊蘇莫親矣以周旋兮吾知先生之為夫先生苦為湘纍兮嗟甘心以隕軀荃既不察夫爾心兮憑誰指以為正嫉爾以其體潔兮猜爾以其堅硬漁父既告爾以吉辭兮何不學乎推移蓋先生之耿介兮乃終死以為期嗟形影既已逝兮必有不亡者存而無不之應

諒余之中情兮恍洋洋而在斯聆余言之不佞兮知先生之方寸想操行之純粹兮終難隨於穢溷獨遠超於紛如兮遵前修以為憲何方圓之能周兮既鳳鸞之相遠嗟衆人之貿貿兮夫孰知其懷素羞內恕已以量人兮競周容以為度焉得不被放竄兮遵江湖之南路路迢遠而日暮兮鬱中情其誰悟焉虜麒麟繫牢兮犬豕跳梁鳳凰鎖籠兮鷄鴨翱翔神龍困於泥湫兮蝮蛇為之文謗良驥跌於險阪兮驢特譏於其傍大鵬宜搏萬里兮豈捨榆之可飛黃鵠舉知

圓方兮豈斥鷃之所睇嗟先生之離此尤兮亦
夫子适也歷大塊以娛君兮何必懷故都也胡
為斐斐遲遲以懷郢兮蓋從余遊乎海上之蓬
壺折瑤草以相贈兮與媿人以怡愉俟河清以
一返兮望端門以躬趨

汨羅淵賦

秋風颭秋霜烈素月皎潔青燈明滅披列傳於
古史咏懷沙之一篇渺余思之無窮想汨羅之
深淵波澄泓而不瀾兮涵無際之長天崖巘屹
而莫臨兮登者惴而述遭哀三閭之為纍兮乃

抱石而投焉事雖往於千載兮形若存而不亡
令人依倚於面目兮宛若在乎其傍然後知忠
臣義士之大節兮迹愈久而名愈芳想夫周網
不振戰國爭攘坎軻丘軻橫行蘇張背仁義之
宅路兮行譎詐之富強偉正則之脩能共臣職
於楚王羗出入以先後兮謀既行而職循王甚
珍而勿貳兮楚幾強於諸侯嗟同列之姦諛兮
蚊螻雜於鰕鱗荃不察其中情兮反信讒而齎
怒前王既已疏遠兮後王又不悟乃放逐於湘
南兮路迢迢而日暮方孟夏以遂徂兮衝滔滔

之瘴霧形枯槁而疣瘦兮顏憔悴而脰羸竭忠
誠而事君兮反贅疣於江涓哀天命之反覆兮
蓋人事之參差擬作詞以抒情兮言已窮而思
遠欲問天而聆音兮天蓋高而勢渾抑三五其
已遠兮哀周孔之不返焉能激彼中精兮分鯁
直與姦讒忍見宗國之顛七兮寧遠則乎彭咸
上蒼崖之嶠岸兮俯青壁之巉岩竟懷沙以自
隕兮葬江湘之魚腹然芳烈之貞心綿千古而
猶馥豈不知涵泥以偷生兮嗟不能濁我孤貞
也豈不知舖糟以避死兮哀不能醉我獨醒也

不能變化以從俗兮蓋素蘊發乎情也終溘死
以流亡兮乃可得乎平生至今雲收風止水鏡
淨者乃先生之風采也烟籠颯轉感輕瀾者乃
先生之愁態也億千載之下騷人墨士放臣逐
客之輩過此淵者孰不佇想芳踪歔歔而一酹
也

斬衣賦

君不見天下國士之無雙者乎余嘗披青簡於
燈下閱前古之遺跡覽列傳之刺客兮重歔歔
而太息有義士名豫讓兮為智伯而報怨冀一

刺乎趙襄兮身雖危而志健想其袖挾匕首入
宮塗廁漆身吞炭癩瘞乞食其妻不認其友乃
識五起不中其志愈篤爾乃遲仇人之將出依
橋下而竄伏待國士之至恩兮竭圖酬猶未足
漆飲器之冤怨兮窮身死而可忘將近幸以遂
志兮若臣事則難成靜反覆以籌思兮吾所為
者極難竟就擒於怨耦兮仇乃歎誠悃之不可
刪疇昔之宥以忠款兮今已極而難寬問盡情
之大義兮披歷歷之心肝將致命於死地兮竟
斬衣而三踊舉一邦之義士兮聞者莫不慷慨

而驚聳然後知豫讓之為國士而智伯之所以
善遇而致之也嗚呼以名譽而為善其善必不
誠以利祿而効忠其忠必不貞智伯死已無後
矣無氣勢富貴子孫之可評亦無倚托以可求
兮猶不忘優待於平生無所為而為之兮力雖
窮而心不更將以愧天下後世之二心快所蘊
之中情猗嗟國士萬代垂名乃為之歌曰士為
知己死女為悅已容范以衆人過智以國士逢
焉得不盡力期死以攄心胷至今就死地可想
其音容遂使千載下義士追其蹤

胥山賦

胥山蒼蒼泉吳故疆臨浙江之怒濤姑蘇屹乎其傍爰有古廟棟宇荒涼丹青剝落黯淡莫章淡烟枯草寒雲老樹山籠窈兮天碧波澎湃兮日暮紙錢翻兮烏鴉飛蕭鼓促兮狐狸走父老携扶郎媿笑語尸祝升降羅列樽俎荅以福釐報以椒糝爾乃神踞於床鬼呵其傍聳長劔兮列戟揚華旌兮焚香塑像髣髴丹渥其顏氣狀儼然髮上衝冠猶存伐越之壯念不勝存吳之長嘆豈非所謂吳伍負之廟貌而其忠魂壯志

歷千載不爽而莫之刊者乎至若憤越伶吳哀讒憂國惜壅君之不識怨貪人之固極傷指之寬內蓄於寸赤受賂之嗔常填於膈臆雖頸脰離於錮鑊而志氣則不斷也形骸包於鴟夷而精神則不散也暮山淡碧而烟籠者愁腸之憤懣也長江濤激而風起者嗔骨之愠愆也雖報父兄之讎已忘於西楚而酬君國之恨不弛於東越怨楚佞之腸旣抒於昔年而忿吳讒之膽尤張於當日雖百死其可懲兮諒丹心其如結嗟夫心觸於物或悲或悅物感其心有通有窒

無乃浙泣之潮弩而尤銘錢塘之提捷而愈決
者盡是諫臣伍子昔日頭殞銘銘尸裹革囊浮
諸江塞于淙之幽恨乎乃欲慰吊撥悶臨江而
酌舉爵而勸而為之侑之歌之歌曰三諫不聽
可以去矣色斯舉矣爾誰阻矣道不行矣遙增
翦矣國無人莫爾知兮又何懷乎故處媿無歸
兮乘雲馭兮勿以羈宦兮實諸慮兮將四方上
下無央以游豫兮

愚論之伍子胥叛其本國為他國之謀臣
至於鞭其君屍雖報父兄之讎欲速行之

為美其悖於天理者太過然竟極諫夫差
遇讒至死而不悔豫讓叛其本主而事其
主之仇其行似薄然不忘智伯國士之過
而欲報知己之讎至再至三而不已此二
人者於平王范氏如叛犬豕於夫差智伯
如疾風勁草故朱子記於小學勿論其他
但取可善於此而已秋仁傑巡撫河南奏
毀淫祀盡而置伍負廟不毀者嘉其忠烈
使後世碌碌庸臣以二心事君者之戒豈
不美哉後之觀者捨短取長趨跡取而

已

南陽廬賦

錦城花重西川波淨布穀鳴禽子規啼嶺桑木
 千株磽田數頃昆令季彊恂向鄉井此非南陽
 諸葛先生閑閑之幽境耶想其蕭條茅舍僅庇
 風雨葱籠淡碧清烟老樹癡兒語矣鳴犢舐乳
 朝登阿兮折薪莫泐溪而打魚載芟載耜以耘
 以鋤不求聞達惟喜窮居焉知大出伊呂小過
 管樂之才夔屈龍卧而於焉徘徊也哉當是時
 也曹丕據鄴孫權守吳 叔欲起依於成都天

下三分競逞雄圖騁一謀士募一勇夫拈一勝
 籌爭愈投壺而天下俊傑之士惴為顧及之徒
 狐疑乎冰鼠首于穴觀我生而進退作不俟乎
 終日諒非徐庶之饒舌劉倫焉知卧龍之伸於
 屈也先王慨然有復漢之志踵光武之遺蹤三
 顧其廬氣度雍容見是王佐溫溫其恭為相以
 燮理任將以禦攻如魚有水穆穆雝雝姦雄瞰
 懾蛇豕窺恟何創業之未半遽中途而崩殂亮
 承顧命竭盡謀謨左右後主惻抒誠翰寄百里
 之命托六尺之孤夙夜匪懈擬挽都俞入則蹇

有月堂文集卷七
九
蹇匪躬納謹提扶出則撫養士卒國爾忘軀至
其木牛流馬運米險途藝黍種菜以備無虞乃
於五丈原頭真獲魏俘據渭為壘相持交父哀
食少而事煩功未就而捐軀何其惜哉嗚呼天
若祚漢必不如此時耶命耶為之何以言想其
廬觀諸古史形像髣髴悠悠我思乃為之歌曰
先生之廬在南陽兮先生之身國爾忘兮先生
之事雖不終兮先生之志在吞雄兮先生之魂
死不滅兮先生之名雖千載而宛在今日至今
聞先生之名者孰不為之企慕而悽切也哉

哀賈生賦

閱載籍之前聞揖遺踵於青史偉先生之才調
蓋無倫於多士方漢文之寬厚務德化以為理
以洛陽之年少得吳公而奮起帝憂辭博超遷
美仕爾乃傷七秦之苛政期扶漢以更始憤愠
悽悄慷慨不已論議甚美通達國體叙古今之
治亂真主化之大啓不揣度而纔進遽痛哭而
流涕帝雖感其謹言奈庸臣之所詆嗟俟罪於
長沙賦鵬鳥以抒情復造托於湘流弔三閭以
自明何瓊佩之偃蹇衆暖然而共壞豈先生之

海月堂文集卷七

不諒嗟邑犬吠其所恠謂明月為至寶兮暗役
人則疾慙謂西施為嬌妖兮魚鳥見而驚悖况
俗習於秦餘六籍已為煨焚人情安於舊習世
道溺於因重雖懲苛而務寬禮樂固所未聞厭
去故而就新固夫人之庸態先生何不漸磨依
聖和以自愛與絳灌以相結豈壺墮篋與瑟琴
抑志節以徇身能與世而浮沉漸納約以自牖
必枉尺而直尋奈何抱伊管之竒才失風雲之
遭遇匪漢帝之不用乃先生之失措嗟先生之
坎軻亦夫子之故也為梁傳而自傷終哭死而

捐生諒中心之不欺孰知先生之至情嗚呼春
山麝過草樹必香曉洞龍歸霧露必灑欲治有
賢言不虛捐對宣室問鬼神兮已虛席而遽前
獻蓄積之長規乃感悟而開田若其玄默躬行
移風易俗幾致刑措斷獄數百雖不大用於當
時盖若陳其美策與其榮於一世孰若諫行而
言聽至今論漢之為治指太宗以為證倘為時
之所用言與迹必相稱不獨先生痛哭於當時
後人亦有為先生而悽慟司馬同傳於屈平班
固著贊而悼痛自古遷謫者非一惟先生至今

有耿光哭死非為生兮諒誠心歷千載而彌彰
撫道編而嗚呼重余心之增傷

琴操

哀箕子操

商祚昌兮共曰高祚亡兮共亡余悲不遠鑑在
夏后之世兮獨忘我湯祖之典章若涉水無津
涯涘兮莽洋洋之不可當浩渺渺之無垠兮吾
獨何為而彷徨天不洎爾以酒兮我何沉酗而
猖狂罔晝夜以淫泆兮眇憂思之不可長白日
忽以冥冥兮鷓鴣鳴而翱翔鳳麟依彼枳棘兮

猿狖恣以跳梁撫琴操以自悲而仰瞻天胡為
蒼蒼我皇祖征彼夏兮慰民厭夏之狂攘指時
日以曷喪兮余及女而偕亡天既命以討罪兮
又命我祖貽謀以求昌何後王之不迪兮故離
此災殃顧前後而無道兮覽上下而莫翔如彼
涸池之魚兮竟爛亡而誰謂傷民胥怨而共懟
兮閹如蝸而如蟾罔小大而卒喪我何遭此禍
之難禳與王心之少悛兮望脩門而抒情王河
為而不肖兮貽我憂而如醒哀宗社之將覆兮
憂國祚之將傾時已邁而猶耽樂兮恣淫荒以

無央將遠逝而流亡兮瞻城闕而惻惻欲淹留
而無所止兮顧形影而自驚吾夫誰與共理兮
吾奈何以為生抱悲憤以撫琴兮聲將絕而復
鳴覽光景以獨哀兮時冉冉不可再更

辭

折薪辭

腰鎌兮荷斧兮旦余登兮山上暮歸來兮微徑
雲腰裊兮繞嶂欲緣磴兮樹木膠輻欲渡溪兮
石嚙我足山中人兮芳杜若渺莫從兮中心悽
惻霜風老兮北林兮亂葉脫兮枝蕭森鳥飛兮

何枝可依猿掛兮哀吟滿朝兮夔龍君何以乎
山中伐樹兮伐檀刈薪兮刈荆胡熊羆兮為伍
盍歸來兮明庭坎坎兮伐樹兮丁丁兮斧聲顛
蔽日之老喬兮艾礪眼之紫荊剝嶢嵒之亂石
剪嗚咽之驚湍兮荷斧兮卓立轉電眼兮快觀
兮撫犇龍兮捋鬚調猛虎兮捶顛入帝閭兮獻
策帝顧謂余曰夫坎坎兮伐檀赭幽林之一攢
撇之溪之于兮溪水淡泊而不瀾孰不耕而有
穫兮孰不獵而有獲庭有貆兮困有粟且曰天
錫兮皆汝服力吾將不素餐兮謹修兮天爵山

有檝櫟兮濕有檉杞斧以斯之兮喚者誰是相
呼兮相磨聲在楓之磴扎霏霏兮亂下兮點點
兮潭之波野鳥兮間關和之兮余之短歌我歌
兮短復長影樹抄之清風攤鷓鴣於嶺雲掛籜
冠於枝風彼勛華兮何其人苦揖讓兮拉其躬
懼天祿之求終兮揀四海之困窮吾將薰道而
不出兮願埋骨於雲之中

山中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好鳥兮自南棲撲
檝兮廬之北廬北何有有棗有櫨有枝糾曲有
蔭涼薄朝歸兮山徑暮還兮雲谷蓀何為乎幽

獨

窮居幽巖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憚逍遙
東海作遠客迢飄颻兮今焉薄吾將鴟為媒媿
人兮鴟告余以不好吾將鴟梟為伴兮鴟梟在
我傍惱惟人生之如寄渺滄海之藻草棲巖兮
棲木願寧居樂夫天命以自保

其賦懷沙曰
九章中懷沙一篇極言時俗之態而傷懷悽
感之情動於中見於言辭者尤切故太史公
司馬遷表出錄於史記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上
言初夏甚熱之時草木蔽鬱於前路方此時

梅月堂集卷之八 文藁

雜著

懷沙賦正義

其賦懷沙曰

九章中懷沙一篇極言時俗之態而傷懷悽
感之情動於中見於言辭者尤切故太史公
司馬遷表出錄於史記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上

母莽音

言初夏甚熱之時草木蔽鬱於前路方此時

原被纒羅訴抱傷懷甚哀之情以君命又為
時衆所嫉故不少留滯而往竄湘南也荆楚
歲時記云原於五月五日沉死荆俗其日以
角黍蜜粽祭原競渡今云孟夏疑此賦作於
孟夏而端午沉死耳
眇兮杳杳孔靜幽墨
瞬目四顧茫茫遙遠而其時甚寂傍無人聲
言無與共語以抒中情也

冤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一作鬱結
傷冤之情鬱結而盤紮由是因勞成瘵恒抱

疾苦

撫情効志兮俛屈以自抑一作冤屈

反顧撫想我之中情效察我之所志常屈心
抑志不以憂勞變其所守

刳方以為圓兮常度未替

言我欲混世俗之態如刳方木以作圓木而
前日所守之法度尚未能改

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一作本迪

以徇世苟且之心變易所守之道乃君子之
所可醜者昔子路問強孔子曰邦無道至死

不變強哉矯屈子其強乎

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

一作志墨

分明其計畫精思其法度之繩墨卒不能改

其前日所學之法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

盛一作晟

心內所懷之操直而厚重此君子之所盛衰

而嘉美者也玩味此語則患難造次變其所

守真小人之態也

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

言常時無洞明情理者審量其善惡欲揀擇

旌別矣孰斟酌法度以察夫吾之為是

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

無明

原哀當世之人不能辨別如黑文之物置於

幽處而矇者以為不著又如離婁本明目者

乃微視略辨物色而瞽者以為我不能明見

蓋甚言世人貪嫉不辨君子之為善也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又哀當世之人不辨君子小人之為善為惡

也

鳳凰在笈兮鷄雉翔舞

雉一作鷲

笈籠也君子為小人所嫉不能行道如鳳凰
拘繫於籠小人謗君子而得志如雞雉自由
翔舞於露地

同糶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世人不能辨邪正真偽雖見君子擬議指目
與小人不異

夫黨人之鄙妬兮羗不知其吾所減

夫下有惟字

言小人之黨其心猥鄙而猜忌故莫知予心
之減善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

世多少人害君子故君子處世如擔重負馱
盛載陷而滯溺於泥塗不能利濟於險阻也
蓋君子道德尊重而為小人所毀者如此也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得一作知

言君子守道為珍如懷瑾握瑜而不得銜價
於亂世也子貢問孔子曰今有美玉於斯韞
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之子曰沽之哉沽之
哉我待價者也

邑犬群吠兮吠所恠也

言當世之人不知我之守道反以我為異而
群嫉之也嗚呼文王遭崇侯虎之譖囚於羑
里孔子遇桓魋之難畏於匡大聖尚爾况其
餘者乎

誹駁疑傑兮固庸態也

誹駁一作非俊

言小人見賢者猜疑誹謗蓋其心阿曲不能
分別善人也

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內音詢

君子之處於危世其容止如玉在璞不知其
中有溫潤之質如卞和刖足之類

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育
如豫章松栢不經規矩繩墨而積於原野衆
人焉知棟樑之美材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

孜孜為善惟日不足而更復居仁由義不違

法度充擴之無盡施用之有餘

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悟與遇同

言不遇大舜之聖孰能知余言辭動作之間

其心綽綽然有餘裕者哉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也

言古亦有有道之君子不能與聖哲生於世
雖予可想豈欲知其何故而如此乎
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商湯夏禹時世曠遠迢迢邈爾已不可欽慕
蓋極言遭遇聖賢之難如云相思無路莫相
思無思遠人心焉忉忉之意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

言不容於當世已為小人之所違忤其已見
過者反於我身更戒止之不復頡頏相搆又
改忿怒之意抑挫其心而自彊其為善之志

也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先儒
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蓋學之深
德之充自彊其德則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
焉能浼我哉

離昏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作昏一
慙

雖遭罹危難必恆其德願予所操之志可以
取法於天下後世而不泯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

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邦而心則常懷社稷
宗廟欲比還宗國而日已冥冥將及昏暮復

何為哉言邦國疹瘁而身遭竄逐其心欲去
宗國而宗國日已蹙矣知其無可奈何譬之
西頽之日也原方被逐湘南故指楚言北
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含一作舒
真一作娛

亂曰

亂樂之始也子曰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
乎盈耳蓋賦之而不足重為之歌此歌之始
也又亂理也言重言其賦所陳之辭也
浩浩沅湘兮分流洎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

作拂
一
殺

言被逐之地道途之間見沅湘之水深廣分
流而望楚則長程曠邈而脩遠也

曾嗟恒悲兮求歎慨兮此下四句
楚詞不銀

作賦更吟常懷悲歎而其心之慨忼不已更
亦無窮

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嗟世之人既不知我我亦不知他人之所蓄
情謂也大學篇云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
至見君子然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已如其肺肝然則原豈不知小人心懷
詐反側然其所為譎曲詭詐朝更暮變背憎
面悅翻覆無常固知其愧如云士也固極二
三其德云耳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

懷悲哀之情抱幽獨之質常獨行瑩瑩而求
無伴侶也

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伯樂古之善相馬者言伯樂已死誰能精辨
良馬哉極言世人不能知為善之君子

人生有命兮各有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錯音惜人一作民
有命之有一作稟

命正理也言人生各稟天理賢者守其所惜
之素分故更安定其為善之心寬其懷廣大
其所尚之志奮其決烈之氣何足慮小人之
害我者為驚懼而不自處以正乎所謂素患
難行乎患難之意

會惕爰哀兮求歎喟兮

雖不畏懼其小人之嫉害於我者然其眷戀
宗國之心不能自已故更起悲傷之心而又

哀戀之不已長懷嗟歎不覺自啣歎喟鬱抱
之情

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不一作莫

言世已溷濁不能知我而我亦不知世人之
心志上極言之而此又重言之嗟嘆之深故
其言反覆如此如今有舍寃而詐抑於他人
者其心窮閔其情懇切不覺至於言而又言
也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

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士之死生言凶榮

辱惟義之從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從容就義
之可樂故知其不可偷生以讓死而以死為
安原豈愛七尺之軀捨義而避死乎

明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

更與為善之君子詳以告之吾須以爾為同
類至死不易平生之所守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

此身已不能諫君又不能遠小人之近於君
害於身又不忍見宗國之顛覆故甘心以赴
死而已

雜說

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即理也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者理是泛言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在我之理未嘗不善如父子有親之理以至朋友有信之理便是人之性如牛耕馬馳鷄司晨犬護主草木昆虫各有形質好惡不同便是物之理然而其源則一也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盡性者盡在我之理也養性者養在我之理也或問浮屠氏者云見性性可見乎曰存養云則

可也豈云見乎知而率指則可豈可但觀其形容乎觀而不循豈云在我之理心者稟受於天而存於一身者故先賢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存而盡之不為衆欲所攻則可如浮屠氏觀心則不可金不博金水不洗水豈可以吾心觀吾心若云可觀心應有二或問先聖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豈非二乎曰所謂人心者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道心源於性命之正天理之公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遂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

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天理卒無以勝夫人
欲之私矣豈有但觀而已乎
如鳶飛魚躍春生夏長日生月落洪纖巨細各
有定分而已豈可坐觀危微如花盆斃座乎邵
堯夫觀物篇云所言觀者非觀之以目觀之以
心正謂此耳浮屠家所言參者觀諸事物大小
長短乃一語一默施為動作無不內參之以
理外參之以事泛應曲當神會默契所謂參天
地贊化育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夫是之謂參苟有異於

是者不足信也明矣只是模空捉影
所言禪
者動靜語默雍容不迫曲盡機宜如元氣斡旋
晝夜晦朔盈虛消息生長往來竟
躁急亦無
舒緩脈脈不斷純亦不已當喜則喜當怒則怒
當愛則愛當敬則敬乃至坐卧起居一循時變
謂之一貫謂之中庸謂之時中易云雷風恒君
子以立不易方夫是之謂禪若有異於此也不
足為也甚矣只是木拙土塊
天者氣之至盛而理之所自出者據遠而視之
蒼蒼然豈有物乎然而此人指呼為可汗豈知

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性情言之謂之乾以妙用言之謂之神者乎浮屠氏所言心性亦然但指虛靈寂照者或謂之心或謂之性故云心空性空而已豈知性發為情情須中節心發為意意須誠實故其所言其所為必撥去心意情識思量卜度到不是有無非無真無虛無窮極至沒伎倆境界方謂之悟道要其源則不過聖學所謂克己復禮而已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而已豈有他奇怪虛誕人所不能知人所不能為者盡吾之所固有耳故不能

跳出步空蕩蕩地乾剝剝地云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順正法

浮屠家教是方便權實並行禪是直指純是語如千劫修行及三世因緣與依正二報土天堂地獄並是虛設令人感悟畢竟誘兒黃業怖兒鬼虎乃至神通變化亦是與兒戲謔止啼作傀儡棚戲耳是故十二部因緣譬喻等事皆非佛真實心中所說故達理者所詆笑亦自云自從鹿野苑終至拔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但曲順機宜耳

所言佛者覺也伊尹曰我天民之先覺即言此也猶此方言聖聖者無不通也西胡之先覺而無不通者余嘗讀其書玩其跡欲行其道如仲尼潔身寡欲如仲子大言夸誕如伯陽其於修典章明禮樂蓋闕如也然東西風土殊異道途遙遠習尚異宜或弟子結集鋪張大過或東來重譯記事濫或譯主文通而礙理未究其趣理達而辭拙未暢其語或以言者太過或濫譽而辭不腆或好事無知者偽作因循而不遭削或字經三寫烏馬成馬不可盡信但理會大

槩不過曰以慈利物而已明心去欲而已且六經皆聖人會經刪定猶且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天台是教家精詳人嘗定五時教一華嚴二鹿苑三方等四般若五法華涅槃時此等書可擬六經其餘曰論曰疏者各執己見未達通衢而譯而解不可確定真贗然五時說但知肯趣而已不可逐句尋言奔波汗漫昔一宿覺早學天台至曹溪一宿而悟猶曰吾早曾經藉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回入海筭沙徒自困又曰直截根源佛所即摘業尋枝我不能

或者謂金先生曰先生涉獵經史傳學群書披閱三藏真理實語乖宗異趣無不該覽聖人之書未可輕議浮屠氏說可以治世否曰不可但去慾而已曰有利物應機語安得不治世曰南朝梁武陳宣唐肅宗代宗如何主曰漢光武以後唐太宗以前未聞致治之主玄宗以後蔑有及者先生如何遽出此言先生笑曰梁武陳宣好佛教肅代二宗愛禪豈不以佛道治世又笑曰唐白居易孰與韓愈宋蘇軾孰與兩程或者大噱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先生又噱曰漢楚王

英齊竟陵王子良何如人或者吟吟而止遂不復言

聖人語辭簡而意豐浮屠語辭煩而意虛如心經般若經至略而語多重復必胡語習尚如此

學

小學之方洒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咏歌舞蹈思罔或逾

人性固善氣質有差故於初學必如此養其筋骸之束薰陶涵養資其德性然後了無打

拾

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固有內外德崇
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余嘗作窮理詩一理無偏黨窮之萬理通包
羅精與粗融貫細兼洪在我知無盡於他格
不窮精研入神妙游刃大窾空修已詩曰君
子必修已修已必端肅愛惡敬怠惰不察便
成辟所以君子心如奉執盈玉外之以義防
由內以敬直克敬而存誠勝私窒其欲動止
及威儀整整自修飭

敬

學之大小固有不同敬之一字融貫終始先賢
有云主一無適有云常惺惺法者大槩只是心
存一處不容他念者

主一無適事親時便事親事長時便事長對
客著衣時便著衣喫飯時便喫飯心有他適
便不惺惺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如瑞岩和尚喚主人公復
自荅云惺惺著雖喚警惺惺不於事物上惺
惺只是空喚又如今云參禪者雖提古人公
案作疑團於處事接物上昧却只是空提公

衆古人三十年二十年未得箇入處只在此
病聖學不如此只欲真實脚踏田地須要穩
密涵養故蘭陵云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
泰然百體從令

工夫

古人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云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工夫繇密
無間斷處如何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先哲云悅喜意也時復思繹浹於中則悅
也子輿云樂則生矣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

舞之足之蹈之者此是工夫十分到處

不是昔無突然而生故可悅不是奇奇怪怪

駭人耳目故可悅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游刃

有餘地矣余嘗作俯仰詩曰俯仰杳無限其

中有此身三才參並立一理自相分形役為

微物躬行即大君古今何間斷堯舜我同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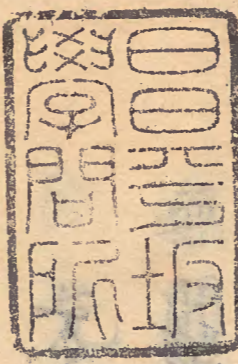
實理詩曰實埋常無盡源源用不窮昭森兼

布列上下及西東父子慈而孝君臣禮與忠

但能推類廣事物自相通一氣詩曰一氣自

坤圜循環無始終幽明及晝夜春夏與秋冬

剛大克無餒清明吝不攷存誠如勿暴聖域
可從容至誠詩曰誠者自無息品物由此成
天高地博厚海濶山崢嶸不二生難側純真
道自亨法天如克念可以通神明如此境界
豈不是悅



梅月堂集卷之八

文政壬午

